

劉

氏

鴻

書

第八十六卷

方術部四

定數

灌口城

二十大夫

尉遲錢

職料由天

去周字

假天子

食萬羊

准狀特放

某官已定

白衣人在店

主三品食料

子發瘞金

牡丹當謝

立秋日回祿

相字

亾友

子瞻北歸

張乘槎

謝石

又謝石

辭語

嗅氣

聽

獸語鳥語

雀飛鳴舍

耿聽聲

王生

巫 匠

鞞 鞞

分行天下

狄唯謙

清河殺萬民

李處士

魯班

吳地大旱

韓志和

山戎之戲

傀儡

繩戲

銀櫛工

偃師

郭郎

繩枝

銀工家出相

杜太常

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八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方術部

四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定數

灌口城漢灌嬰所築至建平中孫權經此城命鑿井適
中古甃得石扁銘曰漢六年潁陰侯開下云三百年當
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爲應運者所開權欣然以爲巳瑞
樗里子之墓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宫夾吾墓至
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考樗里子至漢高
帝造宮時實一百有三年夫以一井之開塞二宮之建

初其先定已如此

野客叢談

賈太傅年二十而爲大中大夫楊太尉五十而應州郡
辟馮唐白首而袴穿郎署董賢年未二十而爲三公馮
元常平生取錢多官愈進盧懷慎貴爲卿相而終于處
貧修短貧富窮達具有定命

清茗筆談

隋末有書生居太原苦於家貧以教授爲業所居抵官
庫因穴而入其內有錢數萬貫遂欲攜挈有金甲人持
戈曰汝要錢可索取尉遲恭帖來此是尉遲敬德錢也
書生訪求不見至鐵冶處有煨鐵尉遲敬德者方袒露
蓬首煨煉之次書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遲問曰何故

曰某貧困足下富貴欲乞錢五百貫得不尉遲怒曰某打鐵人安有富貴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憫但賜一帖他日自知尉遲不得已令書生執筆曰錢付某人五百貫具月日署名于後書生拜謝持去尉遲與其徒撫掌大笑以爲妄也書生既持帖至庫中復見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繫於梁上高處命書生取錢止於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請歸鄉里敕賜錢并一庫物未曾開者遂得此錢閱簿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于梁上得帖子敬德視之乃打鐵時書帖累日驚歎使人密求書生得之具陳所見公厚遣之仍以庫物分惠故舊

古

唐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窓下
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
徵聞之遂作一書遣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
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上者送書明
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者得留徵恠之問焉具以
實對乃歎曰職料由天固自不虛

朝野僉載

則天初稱周方具告天開文有吏人見大周字上有兩
仙童長二三寸執刀剗削斯須視之失去周字人知唐
必先興

鳳池編

苗晉卿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出都門貰酒一壺藉草而坐酣醉而寐久之既覺有老人坐其傍因揖敘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郎君榮悒寧要知前事耶晉卿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有但更問苗曰某困于窮然愛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更向上作天子乎老翁曰天子真者卽不得假者卽得苗都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

幽閑鼓吹

唐相國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已

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願結壇設佛像僧居其中凡三
謂公曰公災戾未已當萬里南去耳公大怒叱之明日
又召其僧請觀之卽又結壇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
旬月矣不可逃去益不樂僧曰願陳目前事爲驗庶表
其之不誣也卽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請發之窮其下
數尺果得石函啓之亦無覩焉公異而稍信之因問南
去誠不免矣然乃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詢其事對
曰相國平生當食萬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
盡五百羊耳公憐然而嘆曰吾師果至人我元和十三
年爲丞相張公從事于北都嘗夢行于晉山見山上盡

日皆羊有牧者十數迎拜我我因問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記此夢不洩于人果如師說乃知陰騭果不誣也後旬日振武節度使米暨遣使致書于公且饋五百羊公大驚卽召告其事僧歎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相國所有公戚然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荒裔

宣室志

桑道茂初爲供奉李晟爲神策小將道茂曰某姓命當在公手所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見侮乃爾道茂懷中取一紙云所犯罪愆乃是逼迫伏乞恩慈判命全宥晟

笑曰遣某道何語茂乞云准狀特放晟爲書之後朱泚
反晟復京城收從逆數百人至旗下道茂大呼曰某有
狀取視之乃昔年所書也晟驚寤釋放以爲上客○按
道茂知禍而不自避必待西平豈數不可逃耶亦異矣
開元中吏部令史馬遊秦年滿當選侍郎斐光庭以本
銓舊吏問其所欲遊秦曰某官已定不敢復有所覬光
庭曰當在我安得知之遊秦不荅光庭曰旣知可以言
乎遊秦曰此可誌之未可言也乃命疏其事自藏于楹
棟間期注唱後發之後老君見于驪山鑿與親幸其地
因改會昌縣爲昭應縣光庭以舊無昭應之名謂遊秦

莫得而知也遂補其縣錄事及唱官之日發棟間所誌

則如言爾

前定錄

江陵副使李君嘗自洛赴進士舉至華陰見白衣人在
店李君與語圍爐飲啜甚洽同行至昭應曰某隱居西
嶽甚荷郎君相厚之意有故明旦先徑往城中不得奉
陪也莫要知向後事否君再拜懇請乃命紙筆于月下
凡書三封次第緘題云甚急則開之乃去五六舉下第
欲歸無糧食將往求容足之地不得曰此爲窮矣仙兄
書可以開也遂沐浴清旦焚香啓之曰某年月日以困
迫無資用開一封可向青龍寺門前坐見訖遂往到已

晚矣望至昏時不敢歸心自笑曰此處坐可得錢乎少頃寺主僧領行者至將閉門見李君曰何人曰某驢弱居遠前去不得將寄于此僧曰門外風寒不可且向院中遂邀入牽驢隨之具饌烹茶夜艾坐視李君低頭笑語者良久乃曰郎君何姓曰姓李僧驚曰松滋李長官識否李君起頓感曰某先人也僧垂泣曰某久故舊適覺郎君酷似長官然奉求已多日矣今乃遇李君涕流被面因曰郎君甚貧長官比將錢物到求官至此狼狽有錢二千貫寄在某處自是以來如有重負今得郎君分付老僧此生無事矣明旦留一文書便可挈去李君

悲喜及旦遂載鏹而去鬻宅安居遂爲富室又三數年不第塵土困悴欲罷去思曰乃一生之事仙兄弟二絨可以發也又沐浴清旦啓之曰某年月日以將罷舉開第二封可西市鞦韆行頭坐見訖復往至卽登樓飲酒聞其下有人言交他郎君平明卽到此無錢卽道元是不要錢及第李君驚而問之客曰侍郎郎君有切故要錢一千貫致及第昨有共某期不至者今欲去耳李君問曰此事虛實客曰郎君見在樓上房內李君曰某是舉人亦有錢郎君可一謁否曰實如此何故不可乃却上果見之話言飲酒曰侍郎郎君也云主司是親叔父

乃面定約束明年果及第後官至殿中江陵副使患心痛少頃數絕危迫頗甚謂其妻曰仙師第三封可以關矣妻遂灌洗開視之云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患心痛可處置家事更兩日卒

廣異編

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而怒將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兼屬陰司晉公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主三品以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于紙過後爲驗明且有詔命既對適遇大官進食有糕糜一器上以其半賜晉公

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壅宜少服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也荅曰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不食祿者歲支

代醉編

諸楊伯曰嘉興有一賈人積銀數百兩貯以磁甌以金釵二股置其上瘞地中乃出賈於外不虞爲其子窺見之竊發其瘞視甌中惟清水一泓耳以手攪探之無物遂封蓋如故比其父歸發甕取金覆其數不減而次置攪亂問其妻曰吾瘞金誰曾發耶吾所置金釵在上今

顧在下何耶後其子稍自言其故衆相駭歎以父之財子猶不得而有之况可非分覬耶

見聞紀訓

邵堯夫知牡丹來日午時當謝至期果有羣馬踐壞寶儀於堂前雕花椅子二隻祇備二尊人之用其弟儼曰甚好工夫但有一隻於某月某日先破儀誕之乃覆以錦幕置屏風後不許人用至其日有內親某夫人至第無馬杙其從人急遽於屏風後取椅下馬訖遂爲馬踢碎其他類此丁晉公常言竇二侍郎今之師曠也今人但知邵康節而不知有儼

文海波沙

黃猷吉清源人爲淮揚兵憲以病歸家居頗好道術

流羽客無不接引一日晝寢有僧來謁而關者不爲通
翌日至又如之僧歎惋曰吾以而主好道故來救其厄
不若此信命也取筆題字數行於室東小廡而去翌日
立秋其夜火發宅產蕩盡獨僧所題小廡無恙關者因
具言所以視其書曰坐不得行不得愁無心口添畫大
口小口青黃共色有解曰坐不得行不得立也愁無心
秋也口添畫日也大口小口回也青黃共色祿也凡染
綠者必青與黃合也乃立秋日回祿也

居東集

相字

黃平夢書一髮字書影而止索統曰此亡友也是日果

有友人訃至

潛居錄

宋蘇軾謫儋耳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弟轍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廷堅謫宜州以宜字下類直字也當時有術士占之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能北歸乎雷字兩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象魯直其不返乎後子儋北歸至昆陵而卒子由退休於潁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金壁故事

張乘槎善相字浙江舊有拱北樓叅政蒞浙改爲來遠樓初揭扁命槎占之槎曰三日內主有哀喪之事如期王公母夫人病卒王延槎問故來者喪字形遠者哀字

形走之二點相連，泪點也。又劉孟熙祖父居越，有疾，劉在錢塘，延槎寫一豐字令占之。槎曰：死矣，尚何占哉？是晚訃音果至，異日叩之，故槎曰：豐字之形，山者墓所也。二丰者塚上木也。豆者祭器也。厥兆如此，庸非死乎？劉常心有所欲，占延槎而不言其事，試令忖之，以驗其術。槎曰：書一字方可占。適有小學生在傍，正寫字習千字文，至德建名立一句，劉就指德字令占之。槎曰：子欲占行人耳。劉曰：然何時當至？槎曰：自今十四日必來。劉曰：恐事未了，不肯來。劉曰：一心要來，後果如所。占劉問故。槎曰：德字雙立人，乃行人也。故知占行人，傍有十四字。

頭故云十四日下又有一心字形所以云一心要來也
相字心法

宋謝石字潤夫成都人善相字高宗微行遇於市然在
衆人中實不知爲上也上因舉杖于地書一畫令相石
驚因請再書上又舉杖於地寫一問字爲填土所梗兩
傍俱斜側飄飛石尤驚曰前字土上安一是王字也後
字問飛兩傍左右皆君必是主上遂下拜上曰毋多言
明當召卿次日召見便殿書一春字命相石奏曰秦頭
太重壓日無光上默然賜賚命出是時秦檜專權聞之
大怒乃陰中以他事竄逐嶺表令一卒押行抵中途遇

一人依山而立舉招牌相字石自忖曰人亦有善此術者乎因寫已姓謝字令相術者笑曰子亦術士也石曰何以見之術者曰乃寸言中立身耳石又寫已名令相術者曰甚非佳兆石逢卒則碎子同行者卒也未審何姓卒荅曰某姓皮術者慘然謂石曰石逢皮則破子其不返矣石曰數定固莫能逃也然予亦專此藝請書一字試占子之行藏術者語在此卽字也何以寫爲石曰人立山傍成仙字子其仙乎術者笑而不荅轉盼間忽失所在石竟不返按周益公二老堂雜志云謝石善拆字徽宗嘗書朝字密遣人試之石卽呼萬歲其人不得

亂道石曰十月十日非今上而何高宗幸浙書杭字石
曰兀术至矣梁汝嘉再召朝廷復欲處以戶部寫間字
石曰公五改官日有餘而言不足亦謂門字也其人果
因以閏月計數少十八日又有以此字問之則曰士也
門中有人就木已而皆驗既歸蜀有士人文覺戲以乃
字爲問爲其無可折也石曰及字不成君終身不及第
有人遇于塗告以婦不能產書日字于地石曰明出地
上得男矣其驗如此每肆中以牌寫千字不識字者任
其所指禍福皆應邵溥尚書第三子不肖遇其拆字卽
加窘辱石甚畏之石在徽宗時嘗特稱承信郎一日謂

石我亦能拆字石詰之則曰汝姓謝所謂身在討論之中石則終身右選不能出頭聞者大笑

說海

○潤夫以

宣和間至京師禍福奇中名聞九重徽宗因書一朝字

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卽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

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卽因此字

黥配遠行亦此字也一坐盡驚中貴馳奏翼日召至後

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

理賜賚甚厚並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

市有朝士其室有姪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

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士

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因知是公內助
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
爲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
以此爲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
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父母兄弟近身
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
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
字着土以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
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卽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姙
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個月也以也

字中有十字并兩邊二豎下一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
上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
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爲蛇字今
尊閣所姪殆蛇妖然不見虫蟲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
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因
請至家以藥投之果數百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
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相字心法

解語 嗅氣 聽聲

解獸語者介葛盧

左傳

解鳥語者公冶長

衡波傳

侯瑾

字子瑜

熒煌

又廣漢陽翁仲解馬語

論衡

李南亦解馬

語

抱朴子

詹何得牛鳴知牛黑而白在角

韓非子

廷尉

沈僧照聽南山彪嘯云國有邊事因選大丁

梁典

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或言公冶長貧而閑居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南山有虎駝羊當亟取之冶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大羊及亡羊者跡之索得其角以爲偷訟之魯君繫之獄孔子爲之白于魯君不解歎曰雖在縲云云未幾雀復鳴于獄舍曰齊人侵疆當亟禦之獄吏白於魯君弗信姑如其言跡之齊師果至命冶長發兵奮敵獲勝因釋之欲爵以大夫冶長不受羞耻因禽獸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故沈佺期燕書有

云不如黃雀語能免治長災

華甫尺考

耿聽聲者兼能嗅衣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取官人扇百餘襍以上及中宮所御令小黃門持扣之耿嗅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乃呼萬歲上奇之呼入北宮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貴妃已薨此其故物也

野語

術士王生瞽而善聽聲丁晉公守金陵王生潛聽其馬蹄聲曰叅政月中必召拜相果如其言真宗晏駕晉公充山陵使王生來京師俾聽馬蹄聲生曰有西行之兆諸子責曰汝知相公充山陵使故有是說或密問之荅

曰蹄西去而無回聲故云後公果罷相分司西京繼貶

崖州

山堂肆考

巫 匠 鞦韆

肅宗嘗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王與乃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乘船而行上令中使監之因緣為姦所至干托長吏以邀賂一巫盛年而美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為靈獎與其徒宿于黃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扁鐫不可啓震破額而入曳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年皆斃閱其贓賂數十萬震藉以上聞仍請贓錢貸貧民租稅其中使發遣歸京肅宗不能詰

會昌中晉陽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善爲政州境亢陽涉
春夏數百里水泉耗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無應有女巫
郭者攻符術厭勝之道爲監軍攜至京師因緣出入宮
掖其後巫歸遂號天師天旣久不雨境內莫知所爲皆
曰若得天師至晉祠則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帥曰
災厲流行毗庶焦灼若非天師一救萬姓恐無聊生於
是主帥親自爲請巫者許之惟謙具幡蓋迎自私室躬
爲控馬旣至祠所盛設供帳飲饌自旦及夕立於庭下
如此者兩日語惟謙曰爲汝飛符于上帝請雨三日雨

當足矣觀者雲集三日雨不降又曰此土災沴亦由縣令無德爲汝再請七日當有雨惟謙慮有罪于已奉之愈恭及期又無應郭乃驟索馬入州惟謙曰天師已爲百姓來此更乞祈禱郭勃然怒罵曰庸瑣官人不知禮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復奚爲惟謙謝曰明日排比相送遲明郭將歸餽醴一無所設坐于堂上大怒惟謙曰左道女子妖惑日久當須斃此焉敢言歸叱左右曳于中堂杖背三十投于潭水祠後有山極高遂令設席焚香端笏立于其上閣縣駭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者紛紜祠上忽有雲如車蓋覆惟謙逡巡四合雷霆震聲甘澤

大澍數尺于是士民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初責以
專殺巫者既而嘉其精誠有感與監軍表言其事制書
褒曰狄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覩此天吏將殫下民
嘗請禱于晉祠類投巫于鄴縣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
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剪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旁流
昊天猶鑒于克誠余志豈忘于褒善特頒朱紱俾耀銅
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賜章服并錢五十萬後歷二州
刺史所治皆有名稱

談寶錄

魏道武開頗有學問曉天文先是有神巫誠云當有暴
禍惟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乃思滅清河一郡常

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夜恒變寢處人莫能知惟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與門子清河王私通慮事覺欲殺開令萬人爲內應夜伺開獨處殺之開臨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

宋書

李翽刺合淝郡郡客有李處士者自云能通神人之言合郡肅敬翽不信巫覡處士來謂命械繫之明日夫人背疽內潰遍召醫藥無少瘳愛女十人環牀而泣自歸咎于文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不得已解縲縷而叩祈則曰若手翰一文俟夜當祈之又誠曰慎勿箋易鉛槧公卽掣手草祝語繕札稍嚴而官位之中竟箋一字旣逾

時刻并符以焚焚畢呻吟頓減黎明李生候謁公深德
之生曰禍則見免猶謂遲遲誠公無得漏略何爲復注
一字公曰無之生曰祝詞在斯因探懷以出示則昨昔
所燼之文也公驚愕慚謝竟無所取旬日告別不知所

往

闕史

註孟子者曰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世盡以爲一人
耳後閱大平廣記載魯班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
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又六國
時有公輸班爲木鳶以窺宋城似若兩人未敢決及讀
古樂府豔歌行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則明係兩人

以爲一人者誤矣

常談考誤

○按西陽雜俎魯班又名

般於涼州乘木鳶歸無何其妻有娠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父後得鳶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爲妖遂殺之般又爲木鳶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爲也齋物巨千謝之般爲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國初土人尚祈禱其木仙

唐穆宗時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鷓鴣之狀飲啄動靜與真無異以關戾置于腹中發之則凌雲奮飛可高百尺至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

木作猫兒以捕鼠雀飛龍使異其機巧遂以事奏上觀
而悅之志和更雕踏牀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
謂之見龍牀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牙俱出
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已怖遂令撤去
志和伏于上前曰臣愚昧致有驚聖躬臣願別進薄技
稍娛至尊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何試爲朕作之
志和遂于懷中出一栢木合方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
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爾乃分爲
五隊令舞涼州上令召樂工以舉其曲而虎子盤旋宛
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纒纒

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令于上前獵蠅于數步之內如鷄捕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小有可觀卽賜以雜綵銀椀志和出宮門悉轉施于他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之所在

學圃薈蘇

北方戎狄愛習輕趨之能每至寒食爲之後中國女子學之及以綵繩懸樹立架謂之秋千或曰本山山戎之戲也自齊桓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中國

古今藝術圖

傀儡 繩戲 銀櫛工

按列子記周穆王時巧人有偃師者爲木人能歌舞王與盛姬觀之舞旣終木人瞬目以手招王左右王怒欲

斬偃師偃師懼壞之皆丹墨膠漆之所爲也此疑傀儡
之始

綱目

傀儡子起漢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卽冒頓妻閼氏兵
強于三面陳平訪知閼氏妬忌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埤
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遂退兵史遷
但云秘計鄙其策下耳後翻爲戲其引歌舞有郭郎者
髡髮善優笑凡戲場必在排兒之首

教坊記

唐開元中數勅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盜司競
勝直獄者語于獄中云儻諸戲劣于縣司我輩必當厚
責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觀者卽獲財利嘆無能耳乃

各相問至于弄瓦緣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囚
笑謂曰某有拙技限在拘繫不得略呈其事吏驚曰汝
何所能囚曰吾解繩技吏曰必然吾當爲汝言之乃具
以囚所能白於監主主召問罪輕重吏云此囚人所累
連緡未納餘無別事官曰繩技人常也又何足異乎囚
曰某所爲者與人稍殊官又問曰如何囚曰衆人繩技
各繫兩頭然後于其上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粗細
如指五十尺不用繫着拋向空中騰躡反覆則無所不
爲矣官大驚悅且令收錄明日吏領至戲場諸戲旣作
次喚此人令効繩技捧一團繩計百尺餘置諸地將一

頭手擲于空中勁如筆初拋二三尺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異後乃拋高二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尋身足離地拋繩虛空其勢如鳥旁飛遠颺望空而去脫身狂狴在此日焉

艷異編

李太宰邦彥家起于銀工既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爲耻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家必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耻焉其見高于李守素多矣

朝野

遺記

明太祖時整容匠杜某專事上梳櫛修甲一日上見其以手足甲用佳紙裹而懷之上問將何處去杜對聖體

之遺豈敢狼籍將歸謹藏之上曰汝何詐耶前後吾指
甲何在杜對見藏奉於家上留杜命人往取甲其家人
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頓香燭供其前比奏上大喜
謂其誠謹知禮卽命爲太常卿後卒塋于某山及宋西
寧之喪卜地其旁欲并購其壤以啓于朝不可今西寧
塋側一路山卽是猶有表題曰太常卿杜公之墓

野記

九朝

第八十七卷

花木部

總論

茱萸氣上

白木長

麻麥候

花十友

花榮寵

瓶花案頭

花之宜稱

春品

牡丹

白山茶

玉蕊花

雙頭詩

歐碧

一捻紅

紫牡丹

玉峰之約

白茶詩

瑞香

蘭

海棠

夢中香

竊花

昌州海棠

海棠吟

子美無詩

李桃

酴醾 瓊花

黃中字

李花咏

銷恨

鄴下桃

酴醾酒石

無雙亭

夏品

芍藥 藕

蓮

四人兆相

閨生療血

睡蓮

葵

榴

梔子

茉莉

漆室女

一丈紅

避秦人

六出

東坡咏

陸賈紀

秋品

秋海棠

桂

菊

芙蓉

八月春

味辛

桂花咏

比之君子

五美

黃菊賦

彭祖之術

真錦城

冬品

梅

梅粧

映日

醉雪

松栢竹

梧桐

木中詩

樹影不移

妬母草

煮竹

十抱竹

類君子

插竹

床竹青

竹實

金井閨生

黃楊 柳 桑

無火退閏

咏柳

春迎

桑耳桑子

西土所出

槐 楓 檜 椿

槐生

牀槐

楓人

夫子檜

夢椿詩

奇木

如何樹

桑穀

椰子

大梓

娑羅樹

木蘭

普舍樹

人形樹

連理樹

笛栢

琴桐

劉氏鴻書卷八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花木部 乙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總論

桃三年而實李四年梅十二年銀杏三十年桃十年而
實小李壽三十年荔枝壽三百年柳一歲而丈三歲而
椽柞十年而椽二十年而構竹六十年一易根鐵樹六
十年而一華海棗五年而一實筑陽孤竹三年而一筍
南陵金盤雲草一歲而一節蒼草七十年而益一莖奚
毒一歲爲側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

五歲爲天雄人參千歲爲小兒枸杞千歲爲犬子松脂
千歲爲茯苓楓脂千歲爲琥珀蒼草千歲而神枯根千
歲爲□□ 園史

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梅令人津
芥令人泣楓菌令人笑茗令人寤榆槿令人寐醉草令
人睡甘棗令人不惑左行之草令人口門冬赤黍令人
不醉太極山有采華之樹服之通萬國之語河中永洛
有無核之棗服之可以度世聚窟洲有返魂之樹其香
起死霍山有神草三十四種少室有壽榮之草服之可

通百神

玄覺經

栢爲百木之長蘭爲百草之長桂爲百藥之長梓爲百
木之王牡丹爲百花之王葵爲百蔬之王綸組也紫菜
也海中之草也珊瑚也琅玕也海中之木也

花木考

麻麥之相爲候也麥黃則藝麻麻黃則藝麥禾生于棗
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荆大麥生
于杏小麥生于桃稻生于楊柳凡栽藝者各趣其時棗
雞口槐兔目桑鼃眼榆負瘤雜木鼠耳粟種而不栽奈
也林擒也栽而不種茶茗移植則不生杏移植則六年
不遂

玄覽

曾端伯十友調笑令云取友於十花芳友者蘭也清友

者梅也奇友者臘梅也殊友者瑞香也淨友者蓮也禪友者簷蔔也佳友者菊也仙友者巖桂也名友者海棠也韻友者醑醪也仍有玉友來奉佳賓謂酒也

萬花谷

花之榮寵爲烟塵不染爲鈴索護持爲除地鏡淨落瓣不溜爲王公旦夕留盼爲詩人閣筆評量爲妙妓澹粧

雅歌

夷門廣牘

瓶花案頭亦各有宜梅芬傲雪偏繞吟魂杏蕊嬌春最憐裝鏡梨花帶雨青閨斷腸荷氣臨風紅顏露齒海棠桃李爭豔綺席牡丹芍藥乍迎歌扇芳桂一枝足開笑語幽蘭一把堪贈仇離以此引類連情境趣多合

筆記

牡丹爲貴客梅爲清客蘭爲幽客桃爲妖客杏爲豔客
蓮爲溪客木樨爲巖客海棠爲蜀客躑躅爲山客梨爲
淡客瑞香爲閨客菊爲壽客木芙蓉爲醉客酴醾爲才
客臘梅爲寒客瓊花爲仙客素馨爲韻客丁香爲情客
葵爲忠客含笑爲佞客楊花爲狂客玫瑰爲刺客月季
爲癡客木槿爲時客安石榴爲村客鼓子花爲田客棠
棣爲俗客曼陀羅爲心客孤燈爲窮客棠梨爲鬼客花譜
凡花之宜稱二十有六一澹陰二曉日三薄寒四細雨
五輕烟六佳月七夕陽八微雪九晚霞十珍禽十一孤
鶴十二清溪十三小橋十四竹邊十五松下十六明窻

十七疎籬十八蒼崖十九綠苔二十銅瓶二十一紙帳
二十二林間吹笛二十三膝上橫琴二十四石秤下棋
二十五掃雪煎茶二十六美人淡粧參戴花之憎嫉十
有四一狂風二連雨三烈日四苦寒五醜婦六俗子七
老鴉八惡詩九談時事十論差除十一花徑唱道十二
對花張緋幙十三賞動鼓板十四作詩調羹驛使事花韻

春品 牡丹 白山茶 玉蘂花

高宗後苑宴羣臣賞雙頭牡丹賦詩上官昭容一聯絕
麗所謂勢如連壁友心似臭蘭人唐史

一品名曰歐碧其花淺碧而開最晚獨出歐氏故以姓

著按牡丹在中洲洛陽爲第一在蜀天彭爲第一大抵
洛中舊品獨以姚魏爲冠天彭則紅花以狀元紅爲第
一紫花以紫繡毬爲第一黃花以禁苑黃爲第一白花
以玉樓子爲第一故天彭號小西京

陸游釋天彭花名

明皇時有獻牡丹者乃楊勉家花適貴妃勻面口脂在
手偶印於花上詔於仙春館栽來歲花開上有脂印紅
迹帝名爲一捻紅云

開元遺事

淳熙年桑子河堰東莊園紫牡丹無種自生過者競觀
有貴人欲分移之掘見石如劍題云此花瓊島飛來種
只許人間老眼看遂不敢移以是鄉老生但值花時必

往宴爲壽或有造花而凋謝者不吉惟一人李嵩三月八日初度自八十看花至一百九歲而終

如臯志

元和中春物方妍車馬尋玩者相繼忽有女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裝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貌婉婉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以三小僕僕者皆草頭黃衫端麗無比旣下馬以白羽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外觀者以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視竚立良久令小僕取花四枝而去將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有玉峰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景物輝煌舉轡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望之已在半空方悟神仙

之游餘香不散者經月

康駢劇談

消盡林端萬點霞
蓼蓼綠葉現瑤華
寶珠買斷春前景
宮粉粧成雪裏花

翟存齋詠白茶花

瑞香 蘭 海棠

廬山瑞香花始綠
一比丘晝寢盤石上
夢中聞花香酷
烈覺尋香求之
因名睡香四方奇
之謂乃花中祥瑞
遂以瑞易睡

王氏彙苑

霍定與友生游曲江以千金求人竊貴侯亭榭中蘭花
挿帽兼自持往羅綺叢賣之士女爭買拋擲金錢

曲江

春宴錄

世謂海棠無香西蜀潼川府路所屬昌州而海棠獨有香故曰昌州號曰海棠香國州治前有香霏閣每花或二十餘葉香氣濃郁

草木子

幾樹繁紅一逕深春風裁剪錦成屏花前莫作淵材恨且看楊妃睡未醒

北山海棠吟

子美居蜀數年吟咏殆遍海棠奇豔而詩章獨不一及鄭谷曰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是已迨宋名士賦海棠者甚多往往用此爲實事如石延年云杜甫句何略薛能詩未工錢易云子美無情甚都官著意頻李定云不沾工部風騷力猶沐勾芒造化權王荆公

作梅花詩亦點此意所謂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
賦海棠又凌景陽一絕末句云多謝許昌傳雅釋蜀都
曾未識詩人爲不道破而俱不解子美無海棠詩之由
蓋子美父名閑母名海棠故其吟咏無閑字而不賦海
棠固深有意耶宋人何不知考

天中記

李桃 醑醑 瓊花

黃中李爲王母居龍月城所生花開則三影實則九影
花實上皆有黃中二字王母惜之甚於蟠桃

事物紺珠

來禽花下不受折滿意清明好時節人間風月不待春

昨暮臙脂今日雪

簡齋李花詠

明皇於禁苑中初有千葉桃盛開帝與貴妃逐日宴于
花樹下帝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消恨

唐書

劉公幹居鄴下一日桃李爛熳值諸公子延賞久之方
去公幹問僕曰挽花乎僕曰無但愛賞而已公幹曰珍
重輕薄子莫來損折使老夫酒興不忘也遂飲花下作
歌行詠之

玉堂別集

醪醑本酒名而新開花顏色似之故以爲名嘗有詩云
名字因壺酒風流付枕幃

山谷集

楊用修謂瓊花卽梔子花似未確按齊東野語載瓊花
惟揚州後土祠有之絕類聚八仙但色微黃而香宋神

宗哲宗時嘗移植禁苑逾年遂死載還復敷榮焉後惟
宦者陳源取孫枝接于八仙根上至今流傳杭褚家瓊
花園是然香色亦少異矣楊州志瓊花唐所植也一名
玉蓋天下獨一株故歐陽脩作無雙亭以賞之到元至
正間枯死七修類藁謂不惟瓊花不傳而聚八仙亦不
知何似余觀今繡毬花八仙花所接其色白而不香瓊
花豈卽繡毬花而齊東野語所謂香色少異者耶或此
園廢時人取其孫枝接于他處故花雖不流傳而名傳
耳

代醉編

夏品 芍藥 藕 蓮

宋韓琦守廣陵郡圃芍藥盛開得金帶圍四朶乃選客
具樂以賞之時王珪爲郡倅王安石爲幕官皆左選而
缺其一公謂今日有過客即使當之及暮報太傅升之
來明日遂開宴折花插賞後四人皆爲首相 王氏彙苑

藕生應月閏月益一節芋以十二子爲衛亦應月數 博

物志

宋帝時太官作血蝨庖人削藕皮誤落血中遂皆
散不凝乃用藕療血多效 本草綱目

睡蓮葉如荇而大沉於水面其花布葉數重凡五種色
常夏晝開夜縮入水底晝復出也

葵 榴 梔子 茉莉

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自嘆曰魯君老太子
幼隣婦曰此卿大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客馬逸踐
園葵使吾終歲不飽葵吾聞河潤九里漸濡三百里魯
國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婦女獨安所避

烈女傳

明成化甲午倭人入貢見蜀葵花不識因問國人給之
曰此一丈紅也其人以紙狀其花題云花於木槿花相
似葉與芙蓉葉一般五尺欄杆遮不盡尚留一半與人
看亦自能詩

花木考

榴花洞在閩縣之東山唐永泰中樵者藍超遇白鹿逐
之渡水入石門始極窄忽豁然有雞犬人家主翁謂曰

吾避秦人也留卿可乎超荅欲與親舊訣乃來與榴花
一枝而出恍若夢中而往竟不知所在

花木考

梔可染黃其花白而甚香五月間極繁茂凡萍木之花
大抵不過五出惟梔六出

全雅

東坡在儋耳見黎女簪茉莉含檳榔戲書几間曰白雪
點頭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

本集

茉莉花胡人自西

國移植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曰
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花特芳烈不隨水土
而變夏時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爲首飾

鎖夏集

秋品

秋海棠

桂

菊

芙蓉

昔有婦人思所歡不見輒涕泣恒灑淚於北牆之下後
灑處生草其花甚媚色如婦面其葉正綠反紅秋開名
曰斷腸花又名八月春卽今秋海棠也

採蘭雜志

南唐後主嘗召徐鉉至清暑閣問前地經雨草生磚縫
中薙去復生鉉曰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味辛
故也後主令取桂屑數斗勻布縫中經宿草盡死談苑
塵世何曾識桂林花仙夜入廣寒深移將天上衆香國
寄在稍頭一粟金露下風高月當戶夢回酒醒客同砧
詩情惱得渾無奈不爲龍涎與水沉

誠齋詩

菊春生夏茂秋花冬實備受四氣飽經露霜葉枯不落

花稿不零味兼甘苦性稟平和昔人謂其能除風熱益
肝補陰蓋不知其得金水之精英尤多能益金水二臟
也補水所以制火益金所以平木木平則風息火降則
熱除用治諸風頭目其旨深微黃者入金水陰分白者
入金水陽分紅者行婦人血分皆可入藥其苗可蔬葉
可啜花可餌根實可藥囊之可枕釀之可飲自本至末
罔不有功宜乎前賢比之君子神農列之上品隱士采
入酒竿騷人餐其落英費長房言九日飲菊酒可以辟
不祥神仙傳言康風子朱孺子皆以服菊花成仙荊州
記言人病風羸飲竹潭水多壽菊之貴重如此是可豈

羣芳伍哉

本草綱目

菊有五美黃花高懸準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
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貞質也杯中輕體神仙
食也

鍾會賦

遼相李儼作黃菊賦獻其主耶律弘基弘基作詩題其
後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
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

老學菴記

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
數俗宜其名是日芳菊紛然獨榮輔體延年莫斯之貴
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本紀

蜀孟昶僭擬宮花於成都羅城上盡種芙蓉每至秋時
四十里皆鋪錦繡高下相照謂左右曰真錦城也張立
因作詩以諫之曰雖粧蜀國三秋色難入幽風七月詩
成都記

冬品 梅

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于含章簷下值梅花落額
上拂之不去後人遂學爲梅花粧今安豐軍有花曆鎮
卽此地也 王氏彙苑

元稹爲翰林承旨朝退行鍾廊時初日映九英梅隙光
射稹有氣勃然百僚望之曰豈腸胃文章映日可見乎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
肆傍舍見美人淡粧素服出迎時昏黑殘雪未消月色
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扣酒家門共
飲少頃一綠衣童子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風寒相
襲久之東方已白視在大梅花樹下有翠羽嘈唧相顧
月落參橫但惆悵耳

龍城錄

松 栢 竹 梧桐

昔金人代宋時伐香巖寺木造舟木中有文成詩云栽
松種栢興唐日解板成舟破宋時可惜香巖千載樹等

閑零落歲寒枝世傳以爲恠異

浙川縣志

高祖在襁褓時母置放其栢樹之陰往餉田比及餉回

日斜而樹影不移

玉堂閑話

陸佃云旬內爲筍旬外爲竹故字從旬今謂竹爲妬母

草謂筍生旬有六日而齊母也

廣雅

漢人適吳吳人設筍問是何物曰竹也歸煮其牀簣而

不熟乃謂其妻曰吳人輾輾欺我如此

笑林

高潘有疎節之竹六尺而一節黎母山有丈節之竹溱

州有通節之竹羅浮有龍公之竹臨賀有十抱之竹澄

州有方竹占城有藤竹員丘有船竹東方有弓竹焉却

曲如藤得木乃倚南荒有沛竹焉其長百尺

芸意品

竹如君子自其爲鞭爲筍爲竹伐而爲噐無一不可愛者至于霜竹風稍雨葉愈觀之不厭真類君子也

經鈕

堂

武帝平吳之後納孫皓宮人數十帝並寵之莫知所適乘羊車恣其所如所至則寔寢宮人乃以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

晉史

廣州賊蕭某貌陋渺一目有智數坐強盜在獄踰年所卧竹牀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禁人以爲祥瑞因越獄正統年間大亂大兵討之不能克至景泰初有大星夜

墮都督董興等大破平之

通紀

李旼該聞集云舊稱竹實爲鸞鳳所食近見花開如棗結實如麥江淮號爲竹米以爲荒年之兆其竹卽死陸龜蒙詩青復未成孤鳳餓唐詩老屋茅生菌饑年竹有花信非鸞鳳之食也有餘干人來言彼有竹實大如雞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肺清涼生深林茂密處頃因得之雖日久枯乾而味常存乃知鸞鳳所食必非常物

丹鉛總錄

世嘗言金井梧飄以葉上有黃圈文如井故曰金井非井欄也○事類賦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君○遁甲注梧

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月
爲一葉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也 月令
廣義

黃楊 柳 桑

世重黃楊以其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
必于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爲枕不裂爲梳不積垢 埤

雅黃楊木無火一年只長一寸遇閏年退一寸宋人閏
月表梧桐之葉十三黃楊之厄一寸

拂水斜煙一萬條幾隨春色醉河橋不知別後誰攀折
猶有風流勝舞腰 蕭遠柳詩

昔隋煬帝冬駕幸維揚堤

柳葉

帝問柳何時綠左右對

曰仲春後始綠上曰春迎之卽至矣卽命迎春于東郊

明日堤柳盡葉一望綠錦萬姓駭觀以爲帝王兼權造

化

隋史

孫真人千金正禪方春桑耳夏桑子秋桑葉服之三日

外令人身輕目明無眠睡十日覺遠智通初禪

萬花谷

張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以
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
天錫應聲曰桑椹甘香鴟鵂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

前采錄

槐 楓 檜 椿

淮南子曰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 六帖

呂蒙正方應舉儻舍建隆觀鑠室而去自冬涉春方回啓戶視之牀前槐枝叢生高二三尺蒙葺合抱是年登科十年作相 幕府燕閑錄

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癭瘤一夕遇暴雨其樹贅暗長三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神取不以法則化去 草木狀

孔廟有夫子手植檜歷周秦漢晉幾千年至懷帝永嘉

三年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孫守之不敢毀至隋恭帝
義寧元年復生生五十一年至高宗乾封二年再枯枯
三百七十有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再榮至金宣宗
貞祐二年罹于兵燹無遺後八十一歲是爲元世祖三
十一年故根重發至皇朝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凡九十
六年其高三丈有奇圍僅四尺根本枝葉陵雲而盛與
故本無異其始枯也晉兆五胡之亂其復生也有唐貞
觀之治再枯乾封丁卯武后竊政之兆興自後玄宗幸
蜀亂亡相繼以及五代再榮於康定有宋三百餘年九
儒之興罹於貞祐之火胡運將更重發於至元甲午七

十四年中原文物兆開是爲洪武之治廟中古種數多
異色參天惟此本異於尋常萬萬聖人手澤蓋有係綱
常名教芘覆斯文甄陶萬品國運污隆如此

泰山志

盧攜夢人贈句曰若問登庸日庭椿不染風初不解其
語後九年拜相庭下古椿一株雖狂風驟雨樹則不濕
不搖

鳳池編

奇木

如何
普舍

桑穀
人形

椰子
連理

神梓
笛栢

娑羅
琴桐

木蘭

南方大荒有樹名如何三百歲作花三百歲作實有核
如棗子長五寸金刀割則苦竹刀割則飴木刀割則酸
蘆刃割則辛食之則得仙

神異經

商太戊時有桑穀生於朝七日大拱是小人居大位之兆於是退不肖而進賢修德乃止

原始秘書

今之椰杯產於交廣相傳林邑王與越王有怨遣刺客得其首因梟于樹已而化爲椰子林邑王憤之乃命製爲飲器越當刺時方大醉故今椰漿味尚如酒飲之可醉然予嘗記烏孫國有青田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宋有劉章者得二枚集賓設之一核纔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豈亦椰之類耶但椰漿素所醞而核之酒臨時所釀此爲特異竟亦莫知爲何木也

楮記

武都故道縣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大梓也昔秦文公二十七年伐之樹瘡隨合秦文公乃遣四十人持斧砍之猶不斷一人傷足卧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攻戰乎其一曰勞矣又曰秦公必不休荅曰其如我何又曰赤灰跋子何如乃默無言卧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隨所斫以灰跋樹斷化爲牛入水故秦爲立祠

列異傳

晉永康元年巴陵顯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樹隨發隨生如是非一樹生愈疾咸共異之置而不剪旬日之間植柯極棟遂移房避之自爾已後樹長便遲但極晚秀夏中方有花枝葉與衆木不殊多歷年稔人莫識也後

外國僧見之攀而流涕曰此娑羅樹也佛處其下涅槃
吾思本事所以泣耳而花開細白不足觀採元嘉十一
年忽生一花形色如芙蓉樹今見在大是一奇迹也
荆南記續

木蘭川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閭植木蘭于
此用構宮殿七里州中有魯班刻木蘭舟至今在洲中
詩家木蘭舟本此
述異記

施州慢木寨有木名普舍樹普舍花言風流也昔覃氏
祖於東門關伐一異木隨流至地名那車復生根而活
四時開百種花覃氏子孫歌舞其下花迺自落取而簪

之若他姓人往歌花不復落尤爲異也

湖廣通志

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鬚髮稍長大眉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云皇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

彙苑

詳註

唐永昌中台州司馬孟詵奏臨海水下馮義得石連理樹三株株皆白石天成

洽聞記

慶曆中余靖知桂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聞之已數十年公遣人尋之見有聲出一大栢樹中乃伐取以爲枕聲

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恠命工
解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在月下吟笛之像雖善畫
者莫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憑齋閑覽

吳叔治夏月納涼門外時聞梧桐下有琴聲後一胡請
以五百金買此樹叔治曰金欲得耳第吾自以口就食
卽見此樹今何忍伐之後叔治出爲北海主簿歸已爲
族人賣去久之胡以二琴至示叔治一曰陰姬一曰陽
娃不加少漆斷磨光毫其文宛然各有神女弄琴之狀
云涼天月夜不鼓自鳴請留其一以相報叔治拒而不

受

女紅志

劉氏鴻書卷八十七